



南洋佛教

Nanyang
Buddhist

355

MITA (P) 117/12/97

《佛教三字经》通说

(二十)

〔罗 颢〕

十九、正法与解脱

曰苦集(1)	曰灭道(2)	四谛法(3)	须寻讨	自无明(4)
至老死(5)	十二因	为缘起(6)	顺流转(7)	逆还灭(8)
当处空	无分别(9)	布施度(10)	持戒度(11)	忍辱度(12)
精进度(13)	禅定度(14)	智慧度(15)	自他苦	从此度
慈与悲(16)	喜与舍(17)	四无量(18)	称圣者	曰常乐(19)
曰我净(20)	此四德(21)	涅槃(22)证		

〔注〕(1) 苦、集 苦即苦谛，梵文 *Duhkhasatya* 的音译。佛教基本教义“四圣谛”之一。是佛教对社会人生所作的价值判断。认为世间一切的存在其究竟是苦，并具体解说现实世间各种苦相。集即集谛，梵文 *Samudhasatya* 的意译。佛教基本教义“四圣谛”之一。集是集合的意思，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痛苦的原因和根源。

(2) 灭、道 灭即灭谛，梵文 *Nirodhasatya* 的意译，佛家基本教义“四圣谛”之一。是佛家修行者所追求的目标，指断除灭尽产生世间诸苦的原因和根源。道即道谛，梵文 *Margasatya* 的意译。佛教基本教义“四圣谛”之一。是实现佛教理想目标所应循的方法和途径。

(3) 四谛法 四谛，梵文 *Catursatya* 的意译，佛教基本教义之一。谛 (*Satya*) 是实在、真理的意思，故亦名四圣谛。

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四谛法就是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涅槃解脱的理论及方法。

(4) 无明 梵文 *Avidya* 的意译，亦名痴、愚痴、惑等。佛教基本教义“十二因缘”之一。泛指愚昧无知，特指不懂佛教道理。主要表现为分别妄想、贪爱执着之见。

(5) 老死 佛教基本教义“十二因缘”之一，指众生在轮回过程中新一期生命产生后由衰老至死亡这一阶段。

(6) 十二因，为缘起 即十二因缘，梵文 *Dvadasangapratityasamutpada* 的意译，也叫十二缘起，十二支。佛教基本教义之一。因，梵文 *Hetu* 的意译，指能产生结果的原因。缘起，梵文 *Pratityasamutpada* 的意译，亦叫缘生，是解释世间一切存在所生起原因的理論，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一种因果联系状态中，一方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另

一方的产生、变化。十二因缘是佛教专门解释众生因果业报、生死轮回的理论，揭示生命流转过程中的十二个阶段(或现象)：1、“无明”缘“行”，即众生因不明佛理，由妄想分别之心而产生种种有漏的思想行为。2、“行”缘“识”，此识是指前期的生命结束之后，凭附“中有”的心识，中有是前期生命结束后至投胎转生前的这中间一段的生命形态。谓由前期生命的思想行为而形成的业力作为牵引，向相应的处所托胎投生。3、“识”缘“名色”，名指心、精神，色指色质、色身，即肉体。名色乃是指胎中的精神和物质状态。4、“名色”缘“六入”，六入也叫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在胎中已生长成完备状态。5、“六入”缘“触”，触即触觉，指胎儿出生后六种认识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后所产生的触觉。6、“触”缘“受”，受是感受，由于心识的渐次发达，感觉器官同外界接触时，从一般的感觉得上升到感性认识，而产生苦、乐、不苦不乐等感受。7、“受”缘“爱”，爱即贪爱、欲望、贪念等，由对外界事物感受进而产生的欲望、贪爱。8、“爱”缘“取”，取是追求执取，是因贪爱而发展至狂热地追求和极端的执着。9、“取”缘“有”，有是指会引起某种果报的思想行为“业”，由于贪爱执取等而引发的思想行为，一定具有是非善恶等性质。10、“有”缘“生”，生是来世之生，由于爱、取、有所造诸善恶业，具有相应的果报，从而决定了来世投生的趋向。11、“生”缘“老死”，因缘和合，有一期生命的产生，因缘离散，此生命走向死亡。有生必有老死，老死的发生依于“生”的活动和形态。12、一期生命死亡之后，再由业力牵引而开始为一期生命，逐进入无明业因为起始……至“老死”这样一个过程。此十二个环节，辗转感果，互为条件，循环往复。十二

因缘解释了生命产生的根由，是对生命现象的总结。

(7) 顺流转 流转，梵文 Samsare 的意译，轮回的同义语。“流”的意思是相续，“转”的意思是生起。流转的是生死流转。顺流转即是顺着“十二因缘”的十二个顺序环节生死流转，因果相续，轮回不已。

(8) 逆还灭 灭是寂灭、涅槃；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逆还灭就是逆观十二因缘，从“老死”逆向推至“无明”，而得出“无明”灭则“行”灭……乃至“老死”灭。达到超越生死，获得涅槃解脱的境界。

(9) 当处空，无分别 谓从般若空观的立场看此“十二支”，皆无本性可得，当体即空，无二无别。

(10) 布施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布施，梵文 Dana 的意译，指为他人布福施利而积累功德，分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财施是施与他人财物；法施是向他人传授佛法道理；无畏施是使人树立进取佛道的信心，使学人无所忧惧，无所烦恼。度，梵文 Parami 的意译，也叫到彼岸、度无极等。意谓通过某种方法脱离生死苦海而达到涅槃解脱的彼岸。

(11) 持戒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持戒，梵文 Sila 的意译，指禁止一切不符合佛教教理的思想和言行，去恶从善，持戒度意谓通过守持佛教戒律，以到达涅槃解脱的境界。

(12) 忍辱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忍辱，梵文 Ksanti 的意译，简称“忍”。忍主要有“忍受”和认可”两层意思。即安于受苦受难又无任何怨恨尤人之情，并能认同领受佛教真理。忍辱度就是要通过这种方法来扩大心胸、培植德性，最终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13) 精进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精进，梵文 Virya 的意译，亦译“勤”。意谓以成佛为目标。用佛

教教义作为指导，进行不懈努力的修行，最终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14) 禅定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禅定，梵文 *Dhyana* 的意译。意谓专注一境、思想集中、观想特定对象或在外境面前心不散乱，始终以佛教义理观照一切，来获得对佛法的悟解以致解脱。

(15) 智慧度 佛教修持方法“六度”之一。智慧，梵文 *Prajna* 的意译，也作“般若”。意谓以佛教理论观照世间一切现象，把握存在的真相和究竟，通过这种智慧来到达涅槃解脱的境界。

(16) 慈与悲 慈，即慈无量心，佛教“四无量心”之一。谓爱护众生，给与幸福安乐，不使堕于忧悲苦恼，常以修善解脱之道，增长他们的福慧，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悲，即悲无量心，佛教“四无量心”之一。怜悯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常思量如何拯救众生于茫茫苦海之中；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示以正路，令早日脱离苦海。

(17) 喜与舍 喜，即喜无量心，佛教“四无量心”之一。见众生离苦得乐，犹如自己，满心欢喜，不生妒嫉之意。舍，即舍无量心，佛教“四无量心”之一。不执一物，对于任何喜悲、苦乐之事都视为平等一体，彻底清除任何分别执着之心，舍除一切导致烦恼和有碍解脱的心态和有漏之法。

(18) 四无量 梵文 *Caturapramana* 的意译，全称四无量心，也称四等心，是佛菩萨为度无量众生应具有的四种精神和心态，即慈、悲、喜、舍。

(19) 常乐 常，佛教“涅槃四德”之一。常即永恒常在，是证得涅槃后的一种境界。亦指众生本来具有的佛性，清净常住，不会变易的真如实体。乐，佛教“涅槃四德”之一。乐即脱离任何痛苦感觉，一种充满欢乐的状态，是证得涅槃后的一种境界。

(20) 我净 我，佛教“涅槃四德”之一。我即佛的法身(大我)，是证得涅槃后的一种境界，非众生那个不能不自主、受轮回变易的小我(生死之我)。净，佛教“涅槃四德”之一。即断除一切烦恼、自在清净，是证得涅槃后的一种境界。

(21) 四德 即涅槃四德，谓常、乐、我、净。是证得佛身后的四个特征。

(22) 涅槃 梵文 *Nirvana* 的音译，意译“灭”、“灭度”、“寂灭”、“圆寂”等。是一种断除一切烦恼、脱离生死轮回、清净自在的解脱境界，为佛教修习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通说】佛教对于生命的理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揭示人生现象的本质——一切皆苦；二是指明人生苦难的解脱法和生命的理想境界。关于人生的苦相，佛教讲得很多：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一百一十种苦乃至无量诸苦等。论到这些苦相的实质，一是无我(无主宰义)，二是无常。至于人生各种痛苦的产生和生死流转的特点，佛教用十二因缘说明之。

十二因缘是众生三世因果、生死轮回的总相，构成这十二因缘各个阶段之间联系的基础是“业感缘起”，佛教用这个业感缘起论来解释一切生命的存在现象和本质。业感缘起是指惑业、果三道辗转，因果相续，轮回不已。惑是妄心对妄境而生出，其特点是执着对象，能生诸业。业是生命的起点，又是一切生命行为的通称。一切行为都有相应的结果。业分善恶，果有苦乐。善业为乐果之因，恶业为苦果之因。众生一切行为的果报，不能转借、代受，自作自得、自业自了。而因“业”所感招而形成的生命，又能产生新的“惑”，惑再造诸业，业复导致善恶苦乐之果。如此惑、业、果三者的流转，如车轮旋转，无有穷尽。

佛教的三世流转、因果报应之理大致如此。如再用十二因缘来解释，则无明与行即是惑与业，属过去之因。识、名色、六处、触、受五者乃缘过去因所招的现在果，为过去、现在一重之因果。受，取为现在之惑，有是现在之业，缘此惑、业现在之因而招未来的生与老死之果，是现在、未来一重之因果。此十二支的依次缘生，而有各种生命现象的发生，佛教称之为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十二因缘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两重因果，合称“三世两重因果”。其中前五支是四圣谛的“集谛”，后七支是四圣谛中的“苦谛”。后来大乘佛教又把三世两重因果简化为“两世一重因果”。即以十二因缘中的前十支为过去因，后两支为现在果；或以前十支为现在因，后两支为未来果。

然而，既然业分善恶，果有苦乐，如何一以“苦”概括之呢？

有漏皆苦。以佛教的解脱境界视之，众生的一切活动，无论善恶，凡依业得到的苦乐果报，皆是“有为法”，其本质都属于苦，佛教术语叫“业苦”。因为众生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分别心”所致，即皆是缘于“无明”而起，是在三界中发生，在六道中辗转。众生的一切果报，也皆因业而定，并非以自己的意愿而得，在根本上言是不自由的（无主宰义）。且三界中没有彻底的永久性的乐。乐非常乐，乐极而生悲。所以佛说一切无常，究竟是苦。

佛教四谛、十二因缘说，不仅是要解释众生的生命现象，其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明了业感缘起之法，达到涅槃解脱之境。从佛教解脱的立场看，要断除诸苦，必先破除无明。无明既破、行、识……乃至老死忧悲苦恼

则相依还灭，这就是十二因缘的“还灭门”，也即四圣谛中的“灭谛”。灭谛也叫“苦尽谛”，也就是学佛者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涅槃解脱。至于如何破除无明爱执、清净诸业，佛教由专门的方法和途径，即四圣谛中的道谛。

在原始佛教中，道谛的内容主要由八正道、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合称七三十七道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通向涅槃解脱的八种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内容是：1、正见，对佛教真理四谛等的正确见解；2、正思维，对四谛等佛教教义的正确思维；3、正语，纯正净善、合乎佛法的言论；4、正业，正当清净、合乎佛理的行为；5、正命，合乎佛教精神的生活；6、正精进，勤修道业，努力进取；7、正念，时刻铭记明了一切佛法之理；8、正定，修习佛教禅定，专注一境，领悟佛理，以佛教智慧观照人生和整个世界。此八正道又可归结为戒、定、慧“三学”。戒的内容很多，有针对出家僧尼的，也有为在家居士而设的，有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而且总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止持戒（止非防恶）和作持戒（勤修善行）。定即禅定，也有“四禅八定”，小乘禅、大乘禅等。慧学的内容更加广泛，总括为佛教义理，能使修持者断除无明烦恼，得到解脱。三学之中，慧是主体，戒是定慧的基础，定是发慧的保证。

按通常的说法，修四谛、十二因缘法者能得罗汉圣果，属小乘范围，故传统的佛教界将四谛、十二因缘判为小乘教。其实，佛法是一味的，并无大小乘之分。至于修习者因根机志向的不同，惟修四谛、十二因缘法，以

自身解脱、自身灭度为最终目的，满足于做个自了汉，而有小乘道的形成。大乘行者秉持自利利他、自度度他的准则，就像地藏王菩萨奉行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精神一样，广行菩萨道，这就是大乘的特点。

四谛、十二因缘法是一切佛教的基础，大乘佛教自然也不能离此而立，更不同说背离、排斥这些基本法理了。与小乘行者不同的是，大乘佛教在四谛、十二因缘的基础上，发菩提心，广行六度四摄、利乐有情、庄严国土、成就佛道。

行菩萨道者首先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慈悲心。慈是无我（或谓无缘）之慈，悲是自体大悲。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基础上的，即我是众生的一份，众生是全体的大我。以此之故，度人即自度，利他即自利。持此精神遂能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愿。而此四弘愿与四圣谛也是紧密联系的，第一愿缘苦谛，见众生诸苦煎迫而发；第二愿缘集谛，见众生无尽烦恼之困扰而发；第三愿缘道谛，见无上正道而发；第四愿缘灭谛，见涅槃清净，解脱自在而发。

六度即是在戒定慧三学之外再加布施、忍辱、精进三度。六度也叫六波罗密，意谓到彼岸，是行大乘菩萨道的主要法门。即通过“六度”的修习，能够渡过生死轮回的苦海，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六度的修习既有其个别价值，又有它的整体意义。六度必须相资相行才能成菩萨道。由戒入定，由定发慧，慧而无定，未能受用；定而无慧，未免沉迷；定慧而不持戒，便碍于积习；三学具足而不布施，则不能摄化众生，持戒而不能忍辱，难调嗔

恚之气；有精进而无诸度，则徒劳无功；有诸度而无精进，则终无所获；而行诸度离开了般若波罗密，则尽得人天福报，不能得到根本的解脱。

四摄法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方法，行菩萨道者根据众生的不同需要，设法满足他们，以亲近众生，争取他们的信任，达到感化他们的目的，并进而引导他们修行善业，趣向解脱。四摄法为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四法。“布施”的内容是对于贫困的众生，常施以资财救济；对于缺乏知识、不明事理的众生，施以教育，善加开导；对于陷于苦恼惊怖的众生，呵护关怀，令得平和安宁……如此等等。“爱语”的内容是见众生事业顺利、道行有加时，以诚意进行赞叹，令他们继续向善；在众生遇到挫折、苦恼或惊怖时，要软语抚慰、善加开导，令能克服困境；在众生行不善时，要起悲心、善加劝谏，令止恶行善……如此等等。“利行”的内容是全身心地投入一切利益众生之事业。心中远离任何执着和骄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同事”即深入社会各阶层中，与各行各业的众生常相亲近，与他们共事为友，以取得他们的友谊、信任和尊敬。四摄法主要是行为上的摄化，行四摄时尚须以四无量心为根本，才能表里合一，成就佛道，获得根本的解脱。

（未完、待续）





张大千的 佛教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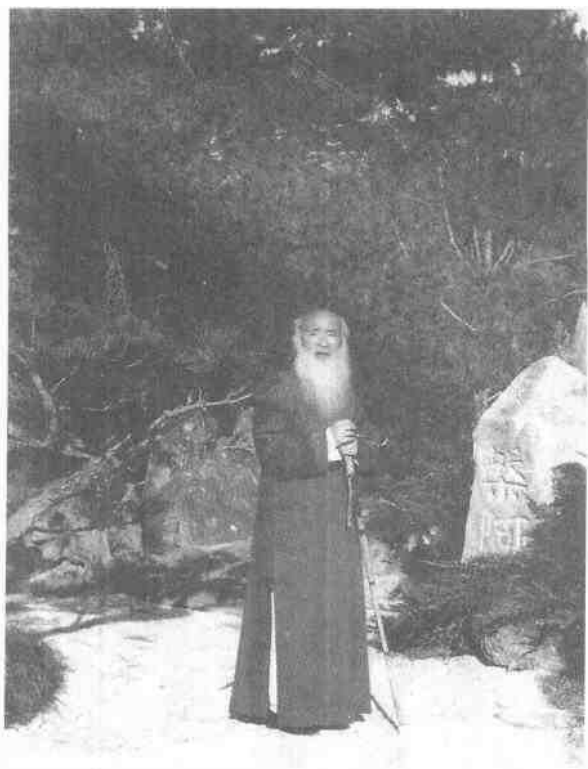
张大千名爰，(1899—1983)，四

川内江人，中国近代著名国画家。他与佛教有甚深因缘。早年因逃婚做过一百天和尚，曾到宁波观宗寺谛闲大师求受具足戒，由于不愿剃顶(头上烫香疤，即戒疤)不辞而别。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他居重庆，曾邀另一艺术大师谢稚柳同去甘肃敦煌千佛洞，探索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艺

术宝库之一的敦煌艺术。张大千在敦煌着重临摹壁画；而谢稚柳则致力于敦煌壁画的研究。除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外，张大千还去过麦积山佛窟等处，而谢稚柳也到过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等处，对中国古代佛教雕塑和壁画进行整理和记录，与1943年起编写《石室叙录》，1949年书成，几经修改，1955年又增补再版，改名为《敦煌艺术叙录》。而张大千于1943年8月回四川后，在成都昭觉寺率门弟子进行壁画的创作。本文主要根据有关资料，叙述张大千出家一百天的故事、张大千与敦煌佛教艺术即麦积山佛教艺术以及他在台北外双溪寓所建立摩耶精舍的情况，为本刊读者作介绍。

张大千当过一百天和尚

张大千曾写过：“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的文章，记述了他当一百天和尚的经过：他写道：“我当初(指1920年)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江苏松江禅定寺披剃，由住持逸林法师剃度，‘大千’的法名就是逸林老方丈为我取的。当时中国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他受具足戒。我由松江募化乘轮船到了宁波，虽说我原来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疤时我又怀疑了。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



疤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疤，烧戒疤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笔者按：这里张大千说错了，烧戒疤又称‘蒸顶’，据说始于元代，元世祖时有位志德和尚受到皇帝尊重，当他授戒时，规定受戒者必须蒸顶香，作为终身之誓。其实当时这一规定，是为了以此作为区别喇嘛和汉僧的标记，含有歧视汉僧的意思。不料后人竟妄目传承，不仅受菩萨戒时要在头上烧戒疤，而且平时也在身上的某一部分如手臂等处烧上一点、二点、三点、六点、九点、十二点等，烧的点数越多，越表示虔诚，有的还燃去一指或二指。唐代就有燃臂烧身之事，义净三藏根据律文，力斥其非。中国佛教协会已作出决定，废除这一习惯。）张大千说：“我信佛，但我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疤。不烧戒疤也不违反释迦牟尼佛的道理。”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能驯成良驹。”大千回答说：“有不需要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答。谛闲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高龄，我二十出头，少年气盛。我曾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没有答应我可以不烧戒疤，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烧戒疤大典，我实在想不通，也不甘心烧戒疤，终于逃离观宗寺。”

“我游方到杭州灵隐寺，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寄居了两个月。上海的朋友知道了，写信向我建议：要住在庙里，也不妨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

近，可以经常与朋友谈论书画，可免寂寞烦闷。岂知当我按照朋友约定时间来到上海，在下车时，突然被人抓住，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抓住了，看你还能朝那里逃！’原来我被这个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把我押送回老家，就在母兄命令下还俗结了婚。从出家到被抓回，刚巧一百天。”

张大千与敦煌千佛洞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于1991年4月13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笔者适到北京出差，有机缘前往参观。这里展出张大千自1941年至1943年用二年多时间赴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临摹北魏至元代壁画二百余幅。他的夫人曾正蓉将其中一百八十幅作品及白描画稿捐献给国家，珍藏于四川省博物馆。这次展出的是其中精品，内容包括佛、菩萨像、佛教故事、传统神话、飞天、伎乐人及供养人画像等。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北京展出时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及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揭幕、剪彩。

张大千去敦煌时正值初秋，然而他穿的却是灰布长衫，洞内又闷又热，他却被敦煌壁画艺术所吸引，忘记了旅途疲劳和又暗又湿热的环境，兴致勃勃地称赞古代无名工匠的高超技术，他一面用小指甲在左掌心临摹说：“这位画师功底深厚，画技非凡，方能用竹笔刻画，用笔自如。更由于这非同一般的笔触，起落有致，给人以超人物外、美不胜收的圆润之感，从而使画中人物的性格、气质也贴笔而生，表达出来。这种美；简直令人见之生敬，思之生情……”为研究敦煌绘画，借鉴先人画技，他就这样在敦煌

石窟住了将近三年，每日静心观察，默默临摹，刻苦行笔，以至后来赢得“南张(大千)北溥(心畲)”的称誉。而他笔下所画的佛、菩萨、飞天像更是名满天下。

当张大千在敦煌千佛洞临摹壁画告一段落回归四川途径康定的时候，正值画家钱松喆的师兄裔敬亭在康定师范教书，张大千将一幅“背面美人”的画相赠。画中虽只见美人背影，但根根线条牵人情肠，笔笔勾捺触人深思，且画引情动，使人顿觉：窈窕真容犹在，目光波涌情深，而那衣纹、手势、气宇，映入眼帘，扰人心底，使人顿生“莫道无情却有情”之感。张大千绘画艺术，从敦煌无名画师的启发下，精益求精，造诣更深，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可说是他得力于三年临摹敦煌壁画的功底。

大千游访麦积山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县城东南约三十公里的山中。崛起一峰，如农家积麦之状，因而得名。据文献记载，后秦开凿造像，创建佛寺。西魏文帝时，再修崖阁，重兴寺院。魏文帝皇后乙弗氏逝后，凿麦积崖为龕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阁。历代开窟造像在距山基二十至三十米、七十至八十米的悬崖峭壁上，层层相迭，上下错落，蜜如蜂房。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地震，崖面中间坍塌，窟群分成东崖和西崖。现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洞窟一百九十四个(东崖五十四个、西崖一百四十个)，泥塑像、石雕像七千余身，壁画一千三百多平方米，泥塑有高浮塑、圆塑、粘贴塑、壁塑四种，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极富生活情趣。端庄的佛

像，犹如头上无冕旒的世俗帝王，侧侍的菩萨、弟子，有的低眉含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眉开眼笑、有的俊俏活泼，向人们招手致意，还有聪慧虔诚的少年和天真的男女儿童形象，从高约十六米的阿弥陀佛到十余厘米小影塑，从崇高的如来到天王脚下“金角银蹄”的牛犊山，均精巧细腻，栩栩如生。把佛、菩萨、天人人格化，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活气息浓厚，令人感到亲切而不神秘。泥塑上彩而不重彩，被誉为“塑像馆”。抬头仰望凌空飞栈。攀行其上，惊险陡峭。五代《玉堂闲话》记载：“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窟，虽自人力，疑是神功。”民间传说：“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石窟完全按中国民族形式开凿，方形、平顶，前壁开门、两侧开龕的房屋建筑为崖阁式。麦积山时秦岭山脉西端的奇峰，冬暖夏凉，秋季细雨霏霏，云雾缭绕，‘麦积烟雨’为‘天水八景’之一。登上七十多米高的七佛阁(俗称散花楼)，居高临下，扬手撒花，花随上旋气流越旋越高，堪称奇观。峰峦重迭，碧波如海，与蓝天相接。此一石窟已得到管理和保护，使古老的艺术宝库倍增光辉。

张大千1943年10月，包租客车一辆从兰州出发，经过天水，到麦积山参观，与他同行的有夫人杨宛君、子心智、侄心德、婿萧建初、弟子刘力上等人。

麦积山石窟周围景色十分幽美秀丽，石窟开凿在绝壁悬崖上，密如蜂房、栈道凌空穿云，惊险陡峻之势，为世所罕见。洞窟中的泥塑，造型非常美观，其中石雕艺术，也十分精湛，令张大千异常惊叹，他说：“麦积山石窟艺术，我早已听说，心向往之，为时已久，此次能身历其境，格外高兴。”他们由天水乘马车到甘泉镇后，转坐滑

竿和骡马沿永川河进山，张大千回忆一路风光说：“仿佛走进了一幅幽深美雅的水画之中。”

麦积山石窟寺院内不见和尚，询问一香客，回答说：“回家去了。”张大千说：“自古名山皆有寺，未闻和尚也有家。”风趣如吟诗，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他仰望麦积山顶峰，仿佛烟雨在三尊大佛脚下流动，全被大自然美景陶醉，大叫一声：“麦积烟雨，六朝山色！”

当时麦积山洞窟塑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张大千无法攀登，只好望崖兴叹。他对长廊顶部残缺的壁画的车马服饰飞动之态，叹为观止。当发现一组北魏、北周时期的作品，造像

形体饱满，表情生动，手法简练，维妙维肖，便兴致勃勃为弟子们讲述。入夜，山寺僧人要求留下绘画作纪念，他便绘了一幅观音像，容貌庄严，衣纹流畅简括，俨然有唐代曲眉丰颊的风范，此画现仍保留在麦积山研究所。

当离开麦积山那天，大千发现山中有红嘴鸦，十分逗人；他曾雇人扑捉十多只带回四川。此后他将它带回家乡青城山中放飞。当他回家乡时，已寒冬腊月，挥毫作《秋声图》，并题诗云：“处后封立如们，一松鼓翼如盖，秋声历历耳边，诗思远在屋外。”他返回四川后曾作《双鱼图》赠为他包租汽车的甘肃汽车的工程师和为他烧菜的厨师，留作纪念。

七言绝诗两首

陈薇

演培老和尚圆寂二周年纪念会

又是药师佛诞宣，
演公遗愿此相延。
宏法利生精神在，
盛会追思情意绵。

药师法会

幡结灯笼九月天，
消灾增福寿长绵。
年年庆典药师诵，
光照世间佛法宣。



敬悼

唯
慈

丁福建老居士

的暑假，我都放下所有杂务，躲到福泉寺，过两个月的静修生涯。

于颜市静修的次数多了，传贯老法师也特别照顾我。在静修期间，除了星期天的午后会客，其他时间，我是不见客的。贯老完全能成全我的心愿，凡是要见我面的人，都要经过贯老的允许。福泉寺星期天的下午，举行念佛共修。参加念佛的居士，常到我的房里闲聊。男居士有：黄连城、丁福建、林挺时、雷棉通等；女居士有：黄劝善、戴美丽的母亲、颜秀华、黄淑华、曾焕港的夫人等。他们（男女居士）对我的静修都表示了关怀和护持。尤其黄淑华居士，只要知道我欠少什么，都诚意的买来供养，包括生活中吃的用的。这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也使我永远感恩。

一、往生消息

西历9月23日清晨，护关的人告诉我：

“岷市来电话，要我转告师父，丁福建老居士往生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说不出话来，闷坐了很久，最后喟然长叹：

“丁老居士是一位正信佛教徒，老人家往生，是菲华佛教的损失，特别是三宝颜佛教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护法，怎不令我叹息！”

二、颜市静修

记得在1963年的暑假，我到三宝颜福泉寺禁足了两个月。以后每一年

三、助办学校

丁福建居士有时单独的找我谈，他很关心佛教的发展。有一次他与我谈到办学的事，他说：“为报佛恩，应该要办学，引导侨界青年学佛，我很希望三宝颜佛教界能办一所学校。”然后他十分诚恳地问我：“法师认为，三宝颜可以办学吗？”我肯定的说：“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有心，办学一定会成功的。”

想不到丁居士真的与福泉寺的住持——传贯老法师商谈办学的事了。但传贯老法师没有把握，对办学实在也不知从何做起。结果，老法师与丁居士只有找我。首先贯老担心经费无着落，为了增强贯老的信心，丁居士答应帮助经费，我也答应帮忙，并向他建议：先办幼

教，只要两三间教室就够了。老法师还是放心不下，必须要请示观世音菩萨，如菩萨允许办，再决定好了。贯老很慎重，约我与丁居士隔天早上五时，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卜杯，如连三下圣杯就办学，否则不办。

第二天清晨，贯老认真领导我们先拜观世音菩萨，然后卜杯，真是不可思议，贯老连掷三下，皆是圣杯。办学的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是1967年农历4月底，学校定名为：观音学校。丁居士说到做到，当时他就捐了办学基金（多少已记不起来了），我回宿务，请了十多位善友，参加观音学校动土仪式。大家随喜捐献了些，三间教室，很快的便建好。当时，请蔡淑芬居士当校长，全权处理学校行政。过了六、七年（1973年）开始建校舍了，丁居士陪贯老到宿务来募捐，还到其他地方奔走。丁居士为办观音学校，真是出钱出力，直到现在都不改初衷，从未退心。所以，我挽丁居士的上联是：

念报佛恩，福利侨青，助办观音学校。

写的就是他助办学校的精神。

四、正信风范

正信居士，在菲华佛教界中，还不多见。我因为与丁老居士来往了三十多年，知其信仰正确，护持正法，专修净土。现在我于此举几个例：

第一，绝不批评出家人。他明知道某法师犯了过失，见面一样的合掌为礼。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佛教是讲因果的，出家人的过失，是他自己的事，将来他会受到因果的制裁，我们做居士的只要真心的护持三宝，诚心修持，把自己照顾好就够了。不过，丁老对出家人也并非完全

没有分别，对犯过的出家人他并不常来往。

第二，丁老的儿女嫁娶，绝对主张以佛教仪式，进行宴客也只以素斋款待。记得五、六年前吧，他的第二公子——彼得结婚，承其盛意，亲来宿务邀我证婚。婚礼是在岷尼拉观音堂举行的，场面庄严隆重。丁老的第二千金——美治小姐于归时，亦举行佛化婚礼。丁老先以电话约我，再把将结婚的女儿女婿，亲自带来宿务，请我主持婚礼仪式，唯我刚禁足不久，未能满丁老的心愿，心理颇感歉然。不过，两位即将结婚的年轻人，在我的小佛堂中礼佛，然后请我开示，也等于是虔诚佛教徒在进行佛教婚礼了。菲华佛教信徒不少，有几个像丁老居士这样安排儿女嫁娶仪式呢？

第三，丁老夫妇，以及所有儿女，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人问丁老：“于此天主教的环境，你如何使自己的孩子都信佛呢？”丁老答得很有意思，他说：“我在结婚之后，就祈求诸佛菩萨，假使与佛教无缘的孩子，不要来我的家庭。”这话虽然近乎戏言，但人有诚心，佛有感应，未尝不是道理哩！

第四，坚持正信，不拜鬼神，以纯洁的心护持正法，绝没有在佛教中偷巧的用心。丁老的事业在三宝颜，他的住宅，特别选择在福泉寺的旁边，诚心的协助贯老办学，从最初到现在都一直为观音学校卖力。他虽是董事，却只是默默地服务。过去，护持贯老，贯老圆寂，福泉寺有一位清姑，他便诚心诚意的拥护她。人家问丁老何故护持一个清姑？他答：“如今福泉寺没有出家人，清姑虽未剃头，但她已经出家，我不拥护她拥护谁？身为一个居士若让一座庄严的道场随便荒凉下去，那拜佛人的良心何在？”谈到这件事，丁老立场总是如此坚定。

三年前传禅法师接受福泉寺董事

会的聘请主持学校，从此丁老便一心一意的护持传禅法师，绝没有二心。在风风雨雨中，仍出钱出力的拥护。也有人向他提问题，丁老答说：“传禅法师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法师，如今佛教人材难得，他做事急一点，但他完全为学校，我们应该全心一致地拥护他，使他安心的为教服务，这样才对得起佛教，才对得起佛菩萨。”今日菲华佛教居士中，有几位像丁老护法如此坚持正见呢？

第五，丁老专修净土，凡是人请他讲法，他都苦口婆心的劝人修持弥陀净土。丁老的家里，日夜都播放念佛机。可以说：佛声不断，净念相继了。丁老是实实在在的专念阿弥陀佛，真是多年如一日。

我挽丁老的下联是：

志修净土，建深信愿，必生弥陀乐邦。
指的就是这一点。

五、丁老与我

丁老对我私人的护持，也使我终身难忘的。记得建观音学校校舍时，因为我每年暑假都去颜市静修两三个月，因此他在福泉寺后面的空地上，征得贯老的同意，为我建了一座两层的小静室。从1974年开始，我去三宝颜就住在这个小小的静室中，每年我虽只住短短的两三个月，但里面很是安静，使我甚为受用，后来因为地震关系受到损坏。丁老又将自己住宅的三楼，作为我自修的静室。1981年以后，我去三宝颜都是住在丁老住宅的三楼上，他的夫人及儿女，都十分诚意的护持。

本年西历7月12日(两个月之前)，传禅法师与丁老来宿务参加佛光寺的梁皇法会，于普贤寺共住了五天。每天参加法会回来，丁老都到关房与我亲切的谈一些修持的事情，他极为高兴的是：听我在关房中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于是十分欢喜的说：“法师也修持净土了吗？”

我说：“年纪已经一大把，又不懂得修别的法门，不念佛，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呀！”

丁老很高兴，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很诚意的邀请我去三宝颜闭关。他说：“法师在宿务住了几十年，人事交际比较多，尤其是寺与校，一时不闻是不可能的。这不免影响法师用功，我可以将三楼加以修建，做法师永久的关房，好吗？”

我沉思了片刻说：

“你的盛意，我当考虑；不过，当因缘成熟时，我一定接受你的供养。”

丁老在谈话中，对我仍表示了恳切的关怀，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是我们最后的话别哩。写到此处，心中颇感惆怅！

唉！为菲华佛教界着想，丁老往生，失去了一位正信护法居士，我又怎能不悲叹！

六、挽联

念报佛恩，福利侨青，助办观音学校
志修净土，建深信愿，必生弥陀乐邦

佛历二五四二年十月四日
写于宿务普贤寺弥陀关房

锦绣河山万里游

玄奘大师西行之路

五

火之州吐鲁蕃

火车横过大戈壁
的漠漠黄沙，终于看见了

一片绿洲——到达了新疆省内的“吐鲁蕃”。古代把这里称为“西域”，所谓西域，又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说，是指当时汉朝人对西方的泛称；狭义则是依班固撰的《后汉书》定义，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为西域诸国，现在已全归入中国版图，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此以西汉族人渐少，大多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其中又以维吾尔族人较多，他们的轮廓很美，浓浓的眉毛，眼睛大而深邃，鼻子高挺，身材高大，与汉族有很大分别；现在年轻一代的维吾尔族人，都受教育而汉化了，我们沿途西行，发觉当地陪的维吾尔族姑娘，都能讲的一口流利的华语。

“吐鲁蕃”原是维吾尔族语，是“低地”的意思。因为它在新疆东部，西面高山环绕，不但是个盆地，而且是中国最低的盆地，在世界上仅次于“死海”，整个城市都在海拔以下，最低地带在海拔154米，就像一口大锅；这口锅东西长245公里，南北宽75公里，旁边有大片戈壁沙漠，形成增热快、散热慢的局面，加上气候干

旱，常年不下雨，温度高得惊人，自古就有“火州”之称。这里夏季一般气温都在45摄氏度，到了冬季，最冷达零下20度，雨水稀少，一年的降雨量只有20毫米，除了酷热、干燥之外，风沙也能造成灾难，如果刮起狂风，飞沙走石，可以把田园和房屋都埋在沙堆里，西域古楼兰国就是一夜间在风沙中消失的，实在恐怖！外地人很难适应这种气候，所以旅游季节非常短暂。我们到达当天，气温是40摄氏度以上，虽然白杨处处，葡萄架成了绿色天幕，还是觉得酷热难当，滚烫的热气逼人，整个世界像被烤熟了，使人感到灼热难受。不过奇妙得很，尽管如此热度惊人，大家发觉身体都不淌汗——其实不是不淌汗，而是气候过于干燥，汗液淌出体外便立刻蒸发了，因此，依然可以达到散热的功能。

生命的泉源坎儿井

吐鲁蕃在天时地利上虽有那么多缺点，但却是个令人难忘的美丽城市，也是玄奘大师西行的转折点，所以使人倍感亲切。虽然干旱缺水，聪明的人

们却能利用祈连山上的积雪化为水源，以补自然界的缺陷。当火车接近吐鲁蕃时，便可看到戈壁沙地上，每隔50米至100米之间，就有一个高竖约1米左右的沙堆，那是沙漠的水源“坎儿井”。

“坎儿”是“井穴”的意思，由地面渠道、地下渠道和涝坝三部分组成。祈连山(也称天山)终年积雪，春夏溶雪成水，流向地下，人们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出水源，打一深十多米乃至几十米的竖井，将地下水源汇聚，以增大水势；水储存在地下，夏天不易蒸发，严寒的冬天也不会结冰；再依山势从高至下在适当的距离打竖井，井底之间修通暗渠，引水下流，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始将水引出地面，提供饮用及灌溉。坎儿井成了吐鲁蕃生命之泉，解决了70%耕地的灌溉，及70万人口饮用水的民生重要问题。据地陪说，吐鲁蕃的坎儿井有一千多口，渠道总长超过5千多公里。在这片荒漠的戈壁地下，每隔一段距离打一口竖井，在井与井之间挖渠道，还有竖井和渠道的维修，可想象其工程之艰巨，真是世界上特有而伟大的水利工程。

神话中的火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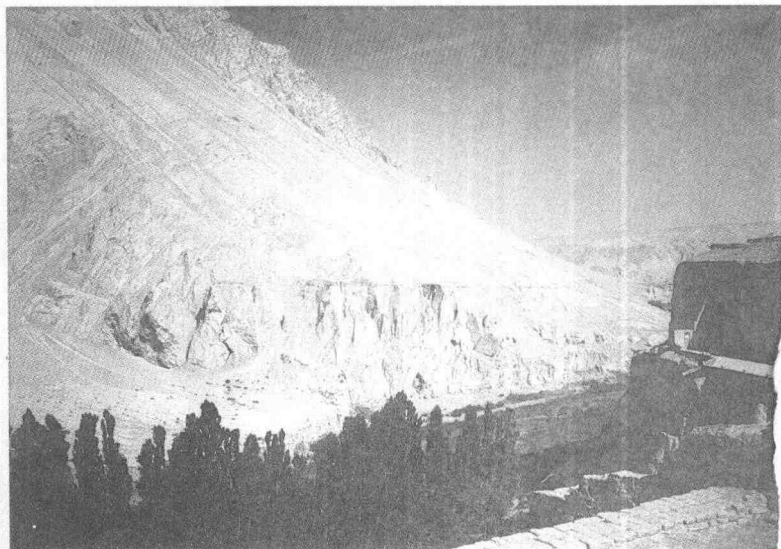
明朝吴承恩撰写的《

西游记》，时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故事加以神化而写成。玄奘大师的历史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但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尤其“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扇熄火焰山，受华文教育者，无不老幼皆知，耳熟能详。据说“火焰山”是唐僧西行必经之道，但熊熊烈火挡着去路，无法越过；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有一把芭蕉扇可以扇熄猛火，于是，孙悟空第一次变作牛魔王模样想骗铁扇公主借扇，被识破而给赶了出来；第二次借到了，却是一把假的芭蕉扇，火越扇越猛。第三次仗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才借到真芭蕉扇，扇熄大火，使唐僧顺利通过火焰山，继续西行，故事精彩极了。

事实上在大师西行之路上，真的有一座火焰山，就在吐鲁蕃盆地中北部，《隋书》上称作“赤石山”，东西长达10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海拔约500米，主要为红砂岩所构成，因夏季气候干燥，在强烈的阳光照射

下，红砂岩熠熠发光，宛如阵阵烈焰。我们的游览车顶着火伞在柏油路上奔驰，车内虽有空调，依然感到热浪袭人。地陪指着一座蜿蜒数百里、泥土呈赤红色、寸草不生的秃山说：“那就是西游记中所说的火焰山，山上的气温高达65摄氏度，是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的地方。”我抬眼望去，这山真的烟不见，飞鸟不临，空气烘热得令人窒息，仿佛即使一点星火，也可能立刻爆炸燃烧。不禁想起唐诗岑参的诗，有“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火焰山的情景。大家虽感好奇，却没有人敢停车上山探险。我们从山下匆匆而过。

火焰山虽然是一座光秃的山，却有巍巍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山上的土石，



火焰山下白杨青翠

分黄、赭、赤红和灰黑色，如波浪般层层起伏，远看就如一座浑身是火、正在燃烧的山。经大自然的长久冶炼，山表的皱折，线条自然雄浑，有如鬼斧神工。还有更妙的，山上虽然寸草不生，而距离山麓约10米处有一条溪涧，水流不绝，那是祈连山的雪水，据说是冰凉的；而溪边有很多灌木丛和白杨树，万焦中的一点青翠，使人视觉上顿感清凉！

在火焰山的主峰下，有一组新的塑像群，取材自《西游记》的雕塑：孙悟空一手持芭蕉扇，一手挥动金箍棒，唐僧牵着白马，沙僧挑着行李，猪八戒扛着钉耙，正在忙着赶路。在此时此地，加强了火焰山的神话色彩。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路线是西域到长安，西域诸国，都是接受佛化的国家。伯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蕃市东北50公里处，在火焰山最高峰附近的木头沟河西岸，海拔约851米，开凿在河岸的断崖上；断崖之上是一片戈壁滩，崖下有河水（祈连山的雪水）流过，绿树成荫，因此气势非常壮观。洞窟有编号的共57窟，位于山崖处，可分为供养佛像窟、供礼拜的支提窟和僧侣修行的毗河罗窟。

雕塑内容以大立佛为主，佛像、菩萨像、僧侣和供养人等像，还有西方净土变相图、佛陀本生故事壁画，内容非常丰富，充分显露出佛教对当地文化艺术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外观

它不同于云岗或龙门石窟，特色是除了开凿石崖雕刻之外，也用土坯砌建，二者并用，是其他石窟所未见的。创建的年代是南北朝末期，止于元代；可见当年西域佛教之盛。令人痛心的是，后来伊斯兰教传入，洞窟内的塑像全被毁坏了。

从塑像的轮廓、头饰、缨络、服装等，显然是西域人的相貌，穿大红色的衣服，佩戴绿色的缨络，颜色鲜明，也是少数民族的爱好。像旁的榜书，用汉文及回鹘文双行并书，可见回鹘族与汉族兄弟民族感情深厚，可惜的是，洞窟的塑像大部分已被捣毁，有些洞窟空空如也，

只余残存的壁画；有些则可在墙壁上看到佛像被毁后留下的印痕。保存得最好的是第37号和第39号两个洞窟，37洞有一位红衣菩萨的立像；39洞的壁画是各国王子举哀图，但只

剩头部；从这13位王子的头饰和面容，看得出具有西域各种不同民族的特征，可惜说明的字迹已残旧，不清楚故事内容。

如此珍贵的艺术宝库，先被宗教侵略者毁坏，后来再遭外国人盗窃；我们进入第20洞，壁上挂的是照片，因为德国人将整个洞窟内的壁画切割下来运往柏林，却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之一炬！今天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其实已被洗劫及破坏一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遗址而已。据说西域还有不少如此珍贵的洞窟雕塑，均被破坏无遗，的确是佛教徒心中永远的痛！

（却副）

独具只眼



“**独具只眼**”或说“**独具慧眼**”，出自《五灯会元》及碧岩录》。

禅宗强调自悟，不落凡俗知见，在禅宗的公案中，常看到“独具只眼”的话头。“独具只眼”的典故，出自佛经，有一位天主摩醯首罗天（大自在天），他住在色界最高层的“色究竟天”，被外道祀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摩醯首罗有三眼，其中额顶竖立一眼，叫做“顶门眼”，超于常人的两眼，作用能看到色界及欲界六道的一切，甚至最微细的事物，属

于天眼。《大智度论》说，天眼由色界的清净色所构成，“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独具只眼”指的就是这只顶门眼。

佛法说有五种眼，即凡夫的肉眼，天人的天眼，阿罗汉的慧眼，菩萨的法眼和佛陀的佛眼。“独具慧眼”指的是阿罗汉所证之智慧，能照见真空无相之理，超越于肉眼及天眼。

禅师们常以“一只眼”比喻于佛法上具有

真正正见的慧解。如《碧岩录》第八则：“具一只眼，可坐断十方壁立千仞。”《五灯会元》卷十四，德止禅师说：“若也检点得破，且许顶门上具一只眼。”这一只眼，是比喻修行人具有彻见一切的特殊智慧能力。

这“一只眼”、“顶门眼”或“慧眼”，与其说是具体的“眼”，不如说是抽象的“眼”，象征透彻的见解和智慧。《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八：禅和子问五祖弘忍禅师：“如何是佛？”五祖云：“露胸跣足。”又